

重慶廿四小時

聯友劇叢

沈浮著



三木

聯友出版社印行

聯友劇叢

重慶二十四小時

沈浮著

聯友出版社印行

「聯友劇叢」總序

潘子農

將近三十年上下的中國新興戲劇（話劇）運動，在它連續發展的每一歷史階段中，往往由於客觀的社會環境之牽掣與阻礙，形成了主觀的認識不充分，不準確等等現象，所以它的行進的步伐始終是凌亂的，迂緩的，有時甚至有意無意地走上了岔道。直等到五六年前的抗戰醞釀期間，「國防戲劇」這一口號被堅決地提出以後，縱使理論紛歧的戲劇工作者有了一致的標的，其後又緊隨着抗戰的爆發，我們的步伐漸由凌亂而變為整齊，由迂緩變為邁進，在此急轉直下，突飛孟晉的劃時代的五年中，我們意味着戲劇運動力量的擴大，同時也意味着戲劇藝術水準的提高，這情況應該是可喜的！

單從劇本方面來講，今日此時的劇作家們，非僅早已擺脫了往昔個人主義的浪漫氣息的作風，即連抗戰初期的那種關照不清的概念的空論調，「差不多」的公式手法，大部份進步的劇作家也已經揚棄淨盡了；他們的視野一天比一天廣大，他們的筆觸一天比一天深刻，因而表達於他們劇作中的思想內容，也就一天比一天更辯證的了。然而在挺進的革命的行列中，「落伍」的士卒還是會有的，正似奔騰的江水會有「逆流」一樣，抗戰進入第六年代，我們還可以見到一二「孤芳自賞」，「顧影自憐」的「老爺」劇作家，以極端個人的英雄主義蒙蔽了民族意識，曲解人生哲理，寫出一些思想紛歧錯

難的作品，流毒後方，眩惑視聽。幸而這不過是一點「沉滓」，魯先生早已告訴過我們：——

「……用棍子攪了一下停滯多年的池塘，各種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來，在水面上轉了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但因為泛起來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過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們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後的命運，也還是仍舊沉下去。」

「聯友劇叢」的編印主旨，我們不敢自誇地說是爲了配合當前的抗戰劇運，那應該是號稱爲「出版界牛耳」者的專利招牌。我們的願望是一方面在紙張印刷奇昂的此刻，爲進步的劇作家們解決一些出版上的困難，另一方面是爲愛好戲劇的讀者羣，預先做一番客觀的選擇工作，切切實實地有計劃的介紹一些真正的好劇本，所以在「聯友劇叢」裏面，決不會容許「沉滓」之存在，這一層我們是敢向讀者羣保證的。

如果印刷條件能够理想一點，「聯友劇叢」希望能每月出版一冊，必要時或將增多到兩三冊，內容則創作與翻譯兼收並蓄，不過仍以創作爲主，約佔十分之七八。現在創辦伊始，計劃容有未週，將來如何改進，自然有待於劇作家們和讀者羣的協助與指導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盤居重慶南岸危樓中，序「聯友劇叢」如右。

重慶二十四小時 (三幕劇)

沈 浮

人 物：

薛 葵——一個二十五歲未婚的女子，東北人。從九一八事變後就離開了家——長春——一直地像棵小草兒在人海里漂泊到現在。她讀過北平女中，但因應付生活上的迫求，又入過職業學校，學會了打字，也學會了簿記。現在是重慶一家銀行所附設的某企業公司的書記兼打字。人長得很美，也很聰明，只是情感太脆弱了一點，愛她的人說她脆弱得有時即使是一根兒頭髮的力量，都可把她牽了去。

看樣子她對於個人的職業已有點兒厭倦；但她對於改造個人的環境還缺少勇氣。所以，只似爲了生活在那兒掙扎。

所好，她心地還光明，純潔，像一朵出脫於污泥的芙蕖。

康 泰——一個樂觀自喜，玩皮得像個大孩子的話劇演員。約廿四五。自稱爲『精神堡壘』。——希望的是抗戰勝利後做個『動章演員』。生活行動，確實不壞，可稱之爲『天真而快樂的鬥士』。

1

林白野——劇作家，將近四十歲的人。很沉着，很和藹，言行一切都很不錯，是小弟兄們的老大哥，

也像老師。

丁曉江——廿三四歲。也是個話劇演員：但他遠不及康泰。他很悲觀，很灰色，所看的都是黑暗的一面。因為自己貪戀過去優閒舒適的生活所以對於現在清苦艱難的日子時刻感到不滿，而無法忍受。在他的意念中；只有『回上海去』才能够呼吸一口好空氣。

卞鶴丹——某企業公司的經理，一位卅上下的男子。人很漂亮，說話也漂亮，只是肚皮里太齷齪。一副很和氣的面孔，但說變，馬上就變得像條狼。

蘇多麗——年廿四五，一個既不社會，又不家庭的四不像的女人。愛打扮，人并不美，而在生活上也有着不少缺點。這缺點尤其是在男人們的面前，那表現得更『缺不勝收』。

王一平——一個來自戰地的避難者，同時又是個失業業者。人很老實，不大喜歡說話。生活的担子把他壓得好苦，而自己的夫人又是個舊式家庭婦女，不能專責做點事。本來已經有四個孩子了，現在又要生第五個。

鍾國寶——人稱之爲『中國的寶貝』大概從前在衙門里做過什麼書吏之類，所以懂點文墨，但看外形，却像個成衣店的老裁縫，約五十幾歲。

鍾太太——鍾國寶的妻子，愛熱鬧喜歡年青人，是個心慈面軟的婦人，她因為從來在電影話劇里沒看見過一個好房東，所以極不了然，所以自己做的這位房東非往好處做不可，於是也就顯得

她更好——好的簡直有點可愛，人末，是四十幾歲了。

曲老伯——薛藜小姐的同鄉，六十來歲的一個白髮老者人很矮小，說話的語聲很低沉九一八後半年來流浪在外，破衣，爛鞋，走遍了大江南北，飽嘗了風塵况味，家里九口人，現在只剩了他一個。

馮漢——話劇導演，八一三後曾來四川，三年前返回上海，後離滬赴瀘，參加軍隊效命疆場。年卅餘。

趙夥計——小飯館的跑堂，是個北方骨們一說話就瞪着眼是個直脾氣。

小明北——賣報的小難民，至多有十二歲。

牛醫生——一個接生者，有點架子，有點看不起窮人的惡習氣。

五氏——王一平之妻，在後台做戲不出場；但由她的聲音聽來可以知道她是個極富溫情的賢妻子。

蓮兒——王一平之女，十三四歲。

二虎子——七歲，王一平之子。

三寶——五歲，王一平之女。

小平——三歲是王一平之女。

佈景：

一間房間在二樓上。

房子的樣子在重慶很多見，轟炸時受了震動，遍體鱗傷。

房子的主人就是薛藜，她的，幾件簡單而精緻的傢俱擺在里而顯與這屋里的氣開不大協調——像是幾件珍貴的女人首飾，放在一隻鄉下人的破鞋里一樣。

屋子的左面是個低小的門，右面是片窗，要問這屋里的那個角落為最美，那不成問題的。屬於有窗的這面，晚上可以看見對岸山上燦爛的燈火，清晨可以看見金黃色的陽光，從山頭的白霧中灑洩出來。

屋門以外是條甬道，這屋門的對門還有個屋門，那里面歸康泰，丁曉江和林白野住在對門的牆角處，斜立着一條通三樓的樓梯，那上面有王一平的全家，和房東夫婦。

甬道的中間隱蔽了一個樓口，那是通最低的一層的。

時間是夜晚，四周是靜的，除偶而聽見輪渡的汽笛吼兩聲外，那便是由遠處傳來的清脆地，叮噹叮噹的捶鉄聲。

幕 啓

（電燈正無電，房中燃着一支臘燭，是在通三樓的樓梯下，還放置着一個菜油碗。薛和曲正同做一件事苦擾而陷於沉默）

（終於是給曲的說話衝破了寂靜的空氣）

曲：我看……你也不必爲這件事難過，斷了幾年信，今天不是已經有了消息了麼？總算還好，不然的話，兩頭兒都提不着一點兒信，那不是更要難過了麼？

薛：（悲哀地）可不是？

曲：也難怪你難過，前幾天爲了一件事情我就難過了好幾天。

薛：（關切地）您家里也發生了事？

曲：我家里還發生什麼事？我家的事情早就發生過去了噢！我還沒有告訴妳，你知道我家里現在有多少人麼？

薛：我記得從前是九口人，現在計又多了罷？

曲：又多了，就剩我一個了。

薛：噢！

曲：前幾天真是難過，你不知道嗎？前些日子外面哄哄說說美國跟日本要妥協啦！說中日要停戰啦！東北四省要收不回來啦！你說聽見這些消息你難道不難過？我們是東北人吶！

薛：是的，這話我也聽見過，美國跟日本談判的那時候，人們確實都擔着心！

曲：起初我還不信吶！我就去打聽人我說是不要打仗啦嗎？有的說是呀，仗要不了，不打就好了，真個的，這個仗再打下去也陷有開打頭啦！你聽聽，你聽聽，他只管這樣說，他可不知道這個仗

要半道一停，我的老家就完了，我是東北人啊！——我真氣說這樣活的人真沒骨頭，可是，我難過的身上像麻木了一樣，那天我也不知是爲了什麼糊里糊塗地，一走就走到郊外去啦，走，走，走，就好像在家鄉一個人在山溝里從家里走一樣，可是這兒的山，不是家里的山，這兒的樹，這兒的水，這兒的田地，都不像家鄉那樣。我真忍不住的難過，看看四處沒有人，我就跑進了荒草地，自己哭了一陣子。

薛：哎，可憐的曲老伯！

曲：你想，我家雖然沒有了，可是我還有地呀！我這個老牛還可以回去耕耕地呀！這塊地還可以把我把這把老骨頭埋一埋呀！死在外頭可又算怎麼回事，我在那兒一邊哭，一邊想：都是黃帝的子孫，你能說東北人就不是？都是媽媽的孩子，怎麼就能單把這個孩子給別人？可……（漸轉笑容）

……可……是……

薛：（微笑）可是後來證明了這些傳說，都是謠言啊！

曲：（大悅）嗯！對了，是謠言；沒有那末回事，今年的九一八我們蔣委員長發表了說話，參政會也有了必須收復東北的宣言，我真高興！這一高興我就跑到天津館里喝了二兩酒，本來我是想喝一兩，他說一兩不好賣頭，我就喝了二兩，又多吃了，幾個饅頭呢！我有一年多沒有吃白麵饅頭啦！（笑）

曲：哎！你要是還想吃，等明天我可以陪你去再多吃一點。

曲：不，不，吃幾個解解饑就算了（想起了事）呃，我給你帶來的你母親的那封信，那張照片，你收起來了麼？

薛：這不是在這兒麼麼；丟不了。

曲：不容易呀；在我身上帶了有兩年多了（看見桌上的小鐘）哎呀！不早了，該走了！（取包袱）

薛：不忙，再坐會兒罷！

曲：不，借了個地方住，太晚了回去不大好，我看我走了以後，你就趕快給你母親寫封信罷！

薛：好！我這就寫。

曲：（走）說也真巧，明天我就要離開重慶了，幸虧是今天在街上碰見你。

薛：（有點依戀之情）老伯！

曲：（停步慢慢轉過身來）啊？

薛：（奔過去）我真希望您在這兒多住幾天，多少年我也沒有看見過一個親人，我真不願意您明天走。

曲：（苦笑）我！我也是一樣啊；不過明天有輛不化錢的車，怎末不走呢？花錢打票，咱也沒有錢走，走明天一定走，我看你就趕快給你母親寫信罷！

薛：好！

曲：真巧，幸虧是今天碰見你。

薛：您明天要是走不了。可千萬到我這兒來？

曲：呃，呃，呃，你可千萬別盼我走不了，要是走不了，那一定是人家不叫我坐車了。笑，笑着走去，但又想起了一件事，折身返來）對了，我還有點兒事情，你，你有針線麼？

薛：有。

曲：給我用一用罷，看這兒破的簡直太不像話了。

薛：讓我給您縫罷？

曲：好，也好。

（薛就殘燭下爲曲縫衣，輕緩而哀切地音樂此時奏起）

曲：（腦子里在回想）——我的命真苦；我的那個大女兒要是活着也好哇！

薛：（縫衣）

曲：丫頭，不，你看我還叫你的小名兒你現在叫什麼呀？

薛：薛藜

曲：噢！薛藜看見了你，就想起我的大女兒來，小的時候你們倆一塊兒打着玩兩條小辮兒，一晃過來一晃過去，你們一塊兒做針線活，一針一針地繡着花鞋，想起來這一切都如在眼前，如果她現在能活着

，替我縫縫連連她也好味！

薛：您不要想她了，有我，我不跟您女兒一樣麼？

曲：我那有那多大的福氣呀！（看了看自己的穿着，眼裏湧起了淚潮苦笑地）薛藜！

薛：啊？

曲：你看你大伯這身衣服可笑？不——這是去年在西安國尼市場買的棉軍裝褲，這是你二哥的大衫是十年前親家裏帶出來的，這個帽子是那位開汽車的天津人，王二五司機送給我的（把腳抬起）這是今年夏天在成都的時候，華西壩華西大學的一個學生送給我的一雙破藍球鞋。

薛：（拉斷了線）還有什麼地方要縫麼？

曲：算了，算了，小窟窿就不要管它了，好，走了！

薛：再見！

曲：再見！

（電燈忽亮）

曲：喝！你看我的命真是個窮命！我要走啦，電燈也亮啦！（曲去，薩盛傷地走回拿起母親的照像）

薛：老多了，也瘦多了！媽，我馬上就給您寫信，我一定盡刀想法把您同弟弟妹妹接來一塊住。（放下照片，又想起剛走的曲老伯）可憐的曲老伯，不到十年滿頭都白了！這麼大的年紀還要在外長

年的漂泊，……漂泊……

（想，想到自己應該怎樣做：從皮包裹拿出了錢，從床上拿下一條床毯，追出去）

（音樂轉急）

薛：（在外面）曲老伯！曲老伯！（但曲老伯走遠了，她悵悵的走回（音樂轉慢轉低，難以抑止的悲

哀使她猛地倒入床上哭了，一直地哭了好半天。之後，起來很快地把眼淚一揩，去給母親寫信）

（王一平匆匆地由三樓跑下（音樂停止）一直地跑向樓口；後面跟跑下來的是鍾太太）

鍾妻：王先生，王先生！（王析闕）啊？

鍾妻：錢怕不夠哇，你再帶五十塊。

王：噢！噢！（接錢去）

鍾妻：快點呀！噢！王先生！王先生！

王：（聽聲音是已經到了樓下）啊？

鍾妻：您知道麼？就在朝天門的上頭；路東的門上有電燈，電燈上有字是紅的呀！

王：知道了！（帶着語聲跑走了）

鍾妻：哎！人是越過越窮，可是孩子越過越多！沒有一個錢還要添孩子！真是作孽（進了薛室）呃呃

薛小姐，你說糟不糟？樓上住的那位王一平王先生的太太，今天早晨摔了一腳，摔出毛病來啦，

大半就要生啦。

薛：噢？就要生了？

鍾妻：真難吶！一個錢都沒有！咱要是一個錢沒有也罷了，又偏偏有倆錢，你說像我這樣人能袖手旁

觀兒死不救麼？

薛：那當然不能的！

鍾妻：（拉着長聲）嗯——人心都是肉長的誰能那麼狠心呢？我借給了他們兩百塊錢王先生去請接生的去啦！

薛：那可好誰叫您可以呢多幫幫忙罷！

鍾妻：哎！我這個忙可真不知幫到什麼時候為止？王先生一來幾個月不給我房錢有時候沒錢買小菜，

王太太還要找我借壓塊。

（鍾國寶慌慌張張跑下樓）

鍾：太太！太太！

鍾妻：這啦！這啦！叫什麼魂吶？

鍾：（進了薛室，神情很緊張像有多麼大的事一樣。擲了薛藝一眼後）我可告訴你王一平的老婆要生孩子，咱可不能借給他錢。（又向薛瞟一眼）別說咱手裏還沒有錢，就是有錢也不借，他欠的房

錢太多了。

鍾妻：你就是這樣，人家幹麼找我們借錢呀？去罷！放心！這點事用不着你囑咐我，我比你命倣，難見沒有？（鍾點頭）快回去罷！

鍾：（像小孩一樣）噢！（走了）

（鍾妻與薛同笑）

薛：鍾先生真有趣！

鍾妻：簡直是個老小孩。

薛：坐呀！

鍾妻：（邊坐邊說）什麼事我他不敢告訴他，告訴他就跟我鬧；一鬧就鬧了天。

鍾：其實鍾先生的人也并不壞。

鍾：可是有個大毛病，死人不管，兩隻眼睛就認得錢，錢，錢，錢，簡直是個財迷。可是遇上了這麼個人頭，你說可有什麼辦法？說句笑話，一輩子卻過了四分之三啦，難道還離婚？

薛：（沒有話答，只是笑了笑）

鍾妻：可是我就苦透了！像這羣房客也真不體諒我！我覺得荒亂年頭，生活又這麼高，大家離鄉背井的，真是都苦，所以我對他們欠房錢都是特別幫他們的忙，可是我就怕他們別以為我好說話，

有錢也不肯給我，那可就太對不起我了。

薛：我想這是不會的，他們實在也是真窮，要說這些人不都是很好麼？

鍾妻：就是呀：（顯然地高興）對門的康先生丁先生林先生都是多好哇。又年輕，又規矩，又有趣，還要多好？我常說：像人家這些少爺，要不是抗戰，誰能出這麼遠的門？又誰能吃那麼大的苦？真是，他們在外邊受這樣的罪，要是叫做媽媽的知道，那真是心疼也疼死了！

薛：這倒是實在的。

鍾妻：不過他們都是單身人，還好過，就是王先生一家子太難啦。哎呀！你還沒看見王先生那份慘事啦：事由在着的時候，都是一清早走着到郊外去辦公；遇上了雨，心疼那雙鞋就把皮鞋往身後一掙，光着腳走了。你說慘不慘？

薛：一個月掙不了兩雙鞋錢，他也不能不那樣。

鍾妻：要是王太太能出去做點事也好哇！偏偏又是個瞎字不識字的大老實人，看起來，女人們是真應該念點書，識幾個字。不過一想哎呀！不行不行啊，像王太太這麼專門喜歡添孩子，就是識字也成問題呀！你想，心說等孩子生下來罷，生下就可找點事做了，可是孩子剛生下不久，肚子又大了？剛生下來，肚子又大了。你說這可怎麼辦呢？我看我們的國家是真應該想想辦法呀！